

大學之道在

止而後成

始知

於天

始

於

始

於

始

手書經典名篇賞析

大學 中庸

靈中南題



陳天俊 王國軒 譯文
書寫



中國人事出版社

大学 中庸

手书经典名篇赏析

陈天俊◎书写 王国轩◎译文



NLIC297086265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学 中庸 / 陈天俊书 . —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12

(手书经典名篇赏析)

ISBN 978-7-5129-0397-5

I . ①大… II . ①陈… III . ①行书-法书-作品集-中国-现代②儒家③《大学》-译文
④《中庸》-译文 IV . ① J292.28 ② B22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6880 号

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惠新东街 1 号 邮政编码：100029)

出版人：张梦欣

*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装订 新华书店经销

880 毫米×1230 毫米 16 开本 3.75 印张

字数：60 千字 印数：1-3000 册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2.00 元

读者服务部电话：010-64929211/64921644/84643933

发行部电话：010-64961894

出版社网址：<http://www.class.com.cn>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4954652

如有印装差错，请与本社联系调换：010-80497374

序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根，是先民伟大的创造和发明，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写好汉字既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文明。中国传统教育十分重视写字，学生进课堂第一节课就是描红，科举考试，每个人都得写规矩、规范的汉字，由此发展出『馆阁体』。这是中国教育的优秀传统和显著特色。因此，在中华文化的长河之中，书法艺术成为极为璀璨的明珠。

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尤其是电脑和手机的普及，使人们的交流方式和工作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汉字书写能力有所削弱。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提高国民素质，二〇一一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非常必要，十分及时。《意见》明确规定中小学生开设书法课的总体要求、课程标准等，旨在通过书法教育实践，提高学生汉字书写能力，培养审美情趣，陶冶情操，提高文化修养，促进全面发展。当然，开展书法教育，不仅是针对中小学生，也应延伸到各个阶层、各种群体，使大家都投入到书法教育实践中来，为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做出贡献。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强调规范，因为规范体现了汉字书写的共性，只有掌握了汉字书写的共性，才能在追求书写个性时尊重传统，遵循规律，正确处理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硬笔是人们日常使用最多的书写工具，因其方便、实用，深受大家喜爱，写一手优美漂亮的硬笔字更是许多青少年朋友的愿望。为了给大家练习硬笔书法和学习经典名著提供方便，陈天俊同志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经典名著书写成硬笔书法字帖，把练习硬笔书法与学习经典名著结合起来，一举两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陈天俊同志的硬笔书法结构严谨，用笔规范，既有较强的实用性，又有较高的艺术性。多年来，他坚持利用业余时间为硬笔书法普及做了大量工作，先后出版二十余种字帖和专著。我相信这套《手书经典名篇赏析》丛书的出版，一定会为推动硬笔书法和经典名著的普及发挥积极的作用。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目 录

后记	49
中庸	17
大学	1

「大學」

经一章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經一章

大學之道 在明明德 在親民 在止於至善
知止而後有定 定而後能靜 靜而後能安 安而後能慮 虑而後能得 物有本末 事有終始
終始知所先後 則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者 先齊其家者 先修其身者 先誠其意者
先致其知 在格物 物格而後知至

【译文】经一章 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向新，在于使人的道德达到最完善的境界。知道应达到的境界才能够志向坚定，志向坚定才能够沉静，沉静才能够心神安定，心神安定才能够思虑详审，思虑详审才能够有所收获。每样东西都有根本、有枝末，每件事情都有开始、有终结。知道了这本末始终的程序，就接近事物发展的规律了。古代那些想要在天下弘扬光明正大品德的人，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想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想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先要使自己获得知识。获得知识的途径在于认识、研究万事万物的道理。通过对万事万物道理的认识、研究后，才能获得知识。

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译文】获得知识后，意念才能真诚；意念真诚后，心思才能端正；心思端正后，才能修养品性；品性修养后，才能管理好家庭和家族；管理好家庭和家族后，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后，天下才能太平。上自一国君主，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以修养品性为根本。若这个根本被扰乱了，家庭、家族、国家、天下都要治理好是不可能的。如果不分先后、轻重、缓急，本末倒置，将应该重视的事情忽略了，应忽略的事情却重视起来，想要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这也是从来没有的事。**传之一章**《尚书·康诰》说：『能够弘扬光明的品德。』《尚书·大甲》说：『顾念上天赋予的光明德性。』《尚书·帝典》说：『能够弘扬崇高的品德。』这些话都是说要自己弘扬光明的品德。

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云：「邦畿千里，唯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诗》云：

湯	之	盤	銘	曰	苟	日	新	日	日	新	又	日	新	康	誥
君	子	無	所	不	用	其	極								
曰	作	新	民	詩	曰	周	雖	舊	邦	其	命	維	新	是	故
傳	云	邦	畿	千	里	唯	民	所	止	詩	云	緝	熙	黃	鳥
詩	云	邦	畿	千	里	唯	民	所	止	詩	云	緝	熙	黃	鳥
止	於	丘	隅	子	曰	於	止	知	其	所	止	可	以	人	而
不	如	鳥	乎	詩	云	穆	穆	文	玉	於	緝	熙	敬	止	為
人	君			人	君	穆	穆	文	玉	緝	熙	敬	止	為	人
止	於			止	於	穆	穆	文	玉	緝	熙	敬	止	為	子
於				仁	為	穆	穆	文	玉	緝	熙	敬	止	為	止
惪	與	國	人	為	人	穆	穆	文	玉	緝	熙	敬	止	為	於
人	交	止	於	臣	止	於	緝	熙	敬	止	為	人	止	於	信
止	於	信	詩	止	於	敬	熙	敬	止	為	人	止	於	信	詩
於			云	於											云

【译文】成汤刻在澡盆上的箴言说：「如果能够做到一天新，就应保持天天新，新了还要更新。」《尚书·康诰》说：「激励人们焕发新的风貌。」《诗经·大雅·文王》说：「周朝虽然是旧的国家，但却禀受了新的天命。」所以，有品德的人无时不追求最完善的道德境界。该栖息在什么地方，怎么人却不如鸟儿呢？」《诗经·大雅·文王》说：「深沉端庄、道德高尚的文王啊，不断地发扬他的光明美德，做事始终庄重谨慎。」做国城方圆千里，都是老百姓居住的地方。」《诗经·小雅·绵蛮》说：「绵绵蛮蛮叫着的黄鸟，栖息在山丘的一角。」孔子说：「就居住的地方来说，连黄鸟都知道它该栖息在什么地方，要能做到仁爱；做臣子的，要做到恭敬；做子女的，要做到孝顺；做父亲的，要做到慈爱；与他人交往，要做到讲信用。」《诗经·卫风·淇澳》说：

	瞻	彼	淇	澳	菉	竹	猗	猗	有	斐	君	子	如	切	如	磋
傳	而	不	盛	兮	磨	終	如	琢	如	磨	瑟	兮	如	切	如	磋
之	利	忘	德	者	者	不	琢	如	琢	瑟	兮	如	切	如	磋	者
四	其	君	至	威	自	可	瑟	如	琢	兮	如	切	如	磋	者	道
章	利	子	善	儀	修	言	瑟	如	琢	兮	如	切	如	磋	者	學
	此	賢	民	也	也	兮	瑟	如	琢	兮	如	切	如	磋	者	也
	以	其	之	有	斐	兮	瑟	如	琢	兮	如	切	如	磋	者	道
	沒	賢	不	君	君	兮	瑟	如	琢	兮	如	切	如	磋	者	學
	世	而	能	子	子	兮	瑟	如	琢	兮	如	切	如	磋	者	也
	不	親	忘	終	終	兮	瑟	如	琢	兮	如	切	如	磋	者	也
	忘	其	也	不	不	兮	瑟	如	琢	兮	如	切	如	磋	者	道
	也	親	也	能	能	兮	瑟	如	琢	兮	如	切	如	磋	者	學
				詩	云	於	戲	兮	兮	兮	兮	兮	兮	兮	兮	道
				云	於	戲	前	兮	兮	兮	兮	兮	兮	兮	兮	學
				於	戲	前	玉	兮	兮	兮	兮	兮	兮	兮	兮	也
				戲	前	玉	道	兮	兮	兮	兮	兮	兮	兮	兮	也

【译文】看那淇水弯弯的岸边，嫩绿的竹子郁郁葱葱。有一位文质彬彬的君子，研究学问如加工骨器，不断切磋；修炼自己如打磨美玉，反复琢磨。他是那样严谨，胸怀宽大，是那样的光明煊赫。这样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真是令人难以忘怀啊！『如加工骨器，不断切磋』是指做学问的态度；这里所说的『如打磨美玉，反复琢磨』是指自我修炼的精神；说他『严谨宽大』是指他内心谨慎而有所戒惧；说他『光明煊赫』是指他仪表堂堂；说『这样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真是令人难以忘怀啊』是指他品德非常高尚，达到了最完善的境界，所以使人难以忘怀。《诗经·周颂·烈文》说：『啊，前代的君王真使人难忘啊！』这是因为君子们能够以前代的君王为榜样，尊重贤人，亲近亲人，一般平民百姓也都蒙受恩泽，享受安乐，获得利益。所以，虽然前代君王已经去世，但人们还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传之四章
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諴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咺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諴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於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傳之五章，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學》始教，必始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這—章的原文只有「此謂知本」，朱熹認為，「此謂知本」一句是上一章的衍文，「此謂知之至也」一句前面又缺了一段文字。所以，朱熹根據上下文關係補充了一段文字。）傳之六章，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无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厌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視己。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傳之五章，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學》始教，必始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這—章的原文只有「此謂知本」，朱熹認為，「此謂知本」一句是上一章的衍文，「此謂知之至也」一句前面又缺了一段文字。所以，朱熹根據上下文關係補充了一段文字。）傳之六章，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无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厌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視己。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傳之五章，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學》始教，必始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這—章的原文只有「此謂知本」，朱熹認為，「此謂知本」一句是上一章的衍文，「此謂知之至也」一句前面又缺了一段文字。所以，朱熹根據上下文關係補充了一段文字。）傳之六章，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无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厌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視己。

【译文】孔子说：『审理案子，我也和别人有一样的想法，一定要让人们不再争讼。』圣人使隐瞒真实情况的人不敢狡辩，使人心畏服。这就是知道根本。**传之五章**，所说的要想获得知识，就必须认识、研究事物，是指要想获得知识，就必须接触事物而彻底穷尽它的道理。大概人的心都是灵动的，都具有认知能力，而天下事物都有一定的道理，只不过因为这些道理还没有被彻底认识，所以使人知识很有限。因此，《大学》一开始就教人接触天下万事万物，用自己已有的知识去进一步探究，以彻底认识万事万物的道理。经过长期用功，总有一天会豁然贯通，到那时，万事万物的里外精粗都被认识得清清楚楚。而自己内心的一切道理都得到呈现，再也没有蔽塞。这就叫万事万物被认识、研究了，这就叫知识达到了顶点。**传之六章**，所谓使意念真诚，是说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就像厌恶臭气一样，要像喜爱美色一样，一切都发自内心的真实，这样才能使自己心满意足。所以，君子哪怕是在一个人独处独知的时候，也一定要戒慎。小人在平时为非作歹，做尽坏事，乃至见到君子便遮遮掩掩，掩盖自己的邪恶行径，而显示其如何善良。殊不知，别人看自己，就像看见自己的

肺	肝	然	則	何	益	矣	此	謂	誠	於	中	形	於	外	故
所	指	其	嚴	乎	富	潤	屋	德	潤	身	心	廣	體	胖	故
君	子	必	慎	其	獨	也	曾	子	曰	十	目	所	視	十	手
傳	之	七	章												
得	謂	修	身	在	正										
則	不	得	其	有	所	恐	懼	則	其						
在	焉														
視															
而															
不															
見															
聽															
而															
不															
聞															
食															
而															
不															
知															
其															
味															

【译文】心肺肝脏的样子，掩盖有什么益处呢？这就是说内心的真实总要表现到外面的，所以，君子哪怕是在一个人独处独知的时候，也一定要戒慎。曾子说：『十只眼睛看着你，十只手指点着你，这是多么可怕啊！』财富能润饰房屋，道德却可以润饰身心，心胸宽广，而身体自然安适舒泰。所以，君子一定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传之七章 所谓修身要先端正自心，是因为心有愤怒，就不能够端正；心有恐惧，就不能够端正；心有偏好，就不能够端正；心有忧虑，就不能够端正。心思被不端正念头所困扰，就会心不在焉：虽然在看，但却看不明了；虽然在听，但却像没有听见一样；虽然在吃东西，但却不知道食物滋味。

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传之七章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

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传之八章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心。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传之九章

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傳之八章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心。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傳之九章 所謂治好自家在于先修养自己，是因为人们会有种种情感和认识偏差：对于自己所亲爱的人，往往会被过分偏爱；对于自己轻贱和厌恶的人，往往会过分轻贱厌恶；对于自己敬畏的人，往往会过分敬畏；对于自己同情的人，往往会过分同情；对于自己轻视和怠慢的人，往往会过分轻视和怠慢。因此，喜爱某人同时又知道那人的缺点，厌恶某人同时又知道那人的优点，这种人天下很少见了。所以俗话有这样的说法：『由于溺爱，人不知道自己孩子的过失；由于贪得，人看不到自己庄稼的茁壮。』这就是不修养自身就不能治好自家的道理。

【译文】这就是说，修身必须要先端正自心。 传之八章 所谓治好自家在于先修养自己，是因为人们会有种种情感和认识偏差：对于自己所亲爱的人，往往会被过分偏爱；对于自己轻贱和厌恶的人，往往会过分轻贱厌恶；对于自己敬畏的人，往往会过分敬畏；对于自己同情的人，往往会过分同情；对于自己轻视和怠慢的人，往往会过分轻视和怠慢。因此，喜爱某人同时又知道那人的缺点，厌恶某人同时又知道那人的优点，这种人天下很少见了。所以俗话有这样的说法：『由于溺爱，人不知道自己孩子的过失；由于贪得，人看不到自己庄稼的茁壮。』这就是不修养自身就不能治好自家的道理。

传之九章

所 谓 治 國 必 先 齊 其 家 者 其 家 不 可 教 而
 能 教 人 者 無 之 故 君 子 不 出 家 而 成 教 於
 國 孝 者 所 以 事 君 也 弟 者 所 以 事 長 也 慈
 者 所 以 使 衆 也 康 詣 曰 如 保 赤 子 心 誠 求
 之 謹 不 中 不 遠 矣 未 有 學 養 子 而 後 嫁 者
 也 一 家 仁 一 國 興 仁 一 家 讓 一 國 興 讓 一
 人 貪 废 一 國 作 亂 其 機 如 此 謂 一 言 傷 事
 事 一 人 定 國 堯 舜 率 天 下 以 暴 而 民 從 之
 犇 紂 率 天 下 以 暴 而 民 從 之 其 所 令 反 其

【译文】所谓治理国家必须先治好自己的家庭，是说连自己家人都不能管教好而能管教好别人，这是没有的事。所以，有修养的人不出家门就能完成对整个国家的教育。孝顺父母，可以用于侍奉君主；恭敬兄长，可以用于侍奉尊长；慈爱子女，可以用于对待民众。《尚书·康诰》说：『爱人民如同爱护婴儿一样。』内心真有这种仁爱的追求，即使达不到目标，也不会相差太远。要知道，没有谁先学会了养护孩子再去嫁人的啊！国君一家仁爱，一国人受到感化，也会兴起仁爱；国君一家礼让，一国人也会受到感化，兴起礼让；国君一人贪婪暴戾，一国人就会受到影响，纷纷作乱。其关联就是这样紧密。这就叫做：『一句话可以败坏大事，一个人可以安定国家。』尧、舜用仁政统率天下，老百姓就跟着学仁爱；桀、纣用暴政统率天下，老百姓就跟着学凶暴。国君的命令与自己的实际做法相反，

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怨，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诗》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传之十章

所	好	而	民	不	從	是	故	君	子	有	諸	己	而	後	求
諸	人	無	諸	已	而	後	非	諸	人	所	藏	乎	身	不	怨
而	能	喻	諸	人	者	未	之	有	也	故	治	國	在	齊	其
家	詩	云	桃	之	夭	夭	其	葉	蓁	蓁	之	子	於	歸	宜
家	詩	云	桃	之	夭	夭	其	葉	蓁	蓁	之	子	於	歸	宜
其	家	人	宜	其	家	人	而	後	可	以	教	國	人	詩	云
宜	兄	宜	弟	宜	兄	宜	弟	而	後	可	以	教	國	人	詩
兄	其	儀	不	忒	正	是	四	國	其	為	父	子	兄	弟	足
傳	而	後	民	法	之	也	此	謂	治	國	在	齊	其	家	
之															
十															
章															

【译文】老百姓是不会依从的。所以，品德高尚的君子，总是自己先做到，然后才要求别人做到；自己先不这样做，然后才要求别人不这样做。如果自己不采取这种推己及人的恕道，而晓谕他人按自己的意思去做，那是未曾有过的。所以说，君主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先治理好自己的家庭。《诗经·周南·桃夭》说：「桃花艳艳，桃叶绿蓁蓁。此女嫁来了，和睦一家人。」让自家人和睦，然后才能教育一国的人都和睦。《诗经·小雅·蓼萧》说：「兄弟和睦。」兄弟和睦了，然后才能教育一国的人都和睦。《诗经·曹风·鸤鸠》说：「仪容无差错，教正四方国。」只有当一个人无论是作为父亲、儿子，还是兄长、弟弟都值得人效法时，老百姓才会去效法他。这就是要治理国家必须先治理好自己家庭的道理。

传之十章

云	好	之	道	於	後	下	以	孝	上	謂	平	天	下	在	治	其	國	者	上	老	老	而	民	興	
節	之	民	詩	左	所	惡	於	後	母	有	絜	矩	之	道	事	上	恤	孤	而	民	不	倍	是	興	
彼	之	所	樂	惡	於	後	毋	以	從	前	所	惡	於	前	毋	以	使	先	而	民	不	倍	是	興	
南	所	惡	只	左	毋	以	從	事	上	所	惡	於	前	毋	以	先	而	民	不	倍	是	興	是	興	
山	惡	只	君	毋	以	從	事	也	上	所	惡	於	前	毋	以	先	而	民	不	倍	是	興	是	興	
維	惡	君	子	以	交	於	前	所	惡	於	前	所	惡	於	前	毋	以	先	而	民	不	倍	是	興	
石	惡	子	民	交	於	右	所	惡	於	右	所	惡	於	右	毋	以	先	而	民	不	倍	是	興	是	興
巖	之	此	民	交	於	右	所	惡	於	右	所	惡	於	右	毋	以	先	而	民	不	倍	是	興	是	興
巖	之	謂	父	於	右	所	惡	於	右	所	惡	於	右	毋	以	先	而	民	不	倍	是	興	是	興	
赫	謂	母	父	此	於	右	所	惡	於	右	所	惡	於	右	毋	以	先	而	民	不	倍	是	興	是	興
赫	民	母	民	此	於	右	所	惡	於	右	所	惡	於	右	毋	以	先	而	民	不	倍	是	興	是	興
師	民	之	民	謂	絜	矩	交	於	前	所	惡	於	前	毋	以	先	而	民	不	倍	是	興	是	興	
尹	之	父	之	謂	絜	矩	交	於	前	所	惡	於	前	毋	以	先	而	民	不	倍	是	興	是	興	
民	父	之	母	謂	絜	矩	交	於	前	所	惡	於	前	毋	以	先	而	民	不	倍	是	興	是	興	
具	母	所	好	謂	絜	矩	交	於	前	所	惡	於	前	毋	以	先	而	民	不	倍	是	興	是	興	
爾	詩	好	矩	交	於	前	所	惡	於	前	所	惡	於	前	毋	以	先	而	民	不	倍	是	興	是	興

【译文】所谓平天下在于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是因为，在上位的人尊敬老人，老百姓就会兴起孝顺自己父母的风气；在上位的人尊重长辈，老百姓就会形成尊重长者的风气；在上位的人怜恤孤幼，老百姓也同样不会背弃这一美德。所以，君子总是实行以身作则、推己及人的『絜矩之道』。凡是处于上位的人的某种作为为我所厌恶，就不用这种做法去对待处于下位的人；凡是处于下位的人的某种作为为我所厌恶，就不用这种做法去对待处于上位的人；我若厌恶前面的人的某种做法，就不用这种做法去对待后面的人；我若厌恶后面的人的某种做法，就不用这种做法去对待前面的人；我若厌恶右边的人的某种做法，就不用这种做法去对待左边的人；我若厌恶左边的人的某种做法，就不用这种态度去对待右边的人。这叫做推己及人的『絜矩之道』。《诗经·小雅·南山有台》说：『快乐的国君啊，是人民的父母。』人民喜爱的，他也喜爱；人民憎恶的，他也憎恶，这样的国君就可以称得上是人民的父母。《诗经·小雅·节南山》说：『高大的南山，岩石巍峨耸立。显赫的尹太师，百姓都看着你。』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

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诗》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楚书》曰：

瞻	有	國	者	不	可	以	不	慎	辟	則	為	天	下	僇	矣
詩	云	殷	之	未	喪	師	克	配	上	帝	儀	監	於	殷	峻
命	不	易	道	得	衆	則	得	國	失	衆	則	失	國	是	故
君	子	先	慎	乎	德	有	德	此	有	人	有	人	此	有	土
有	土	此	有	財	有	財	此	有	用	德	者	奉	也	財	者
外	奉	內	未	爭	民	施	奪	是	故	財	聚	則	民		
散	財	散	則	民	聚	是	故	言	悖	而	出	康	誥	曰	惟
入	貨	悖	而	入	者	亦	悖	而	出	者	亦	悖	而		命
於	常	道	善	則	得	之	不	善	則	失	之	矣	楚	書	曰

【译文】握有国家大权的人不可不谨慎，邪僻失道就会被天下人诛戮。《诗经·大雅·文王》说：「殷朝没有失民心的时候，还是能够与上帝的要求相符的。」请用殷朝做个鉴戒吧，守住天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是说，得到民心就能得到国家，失去民心就会失去国家。所以，君子首先注重修养德行，有道德才会有拥护，有人拥护才能有土地，有土地才会有财富，有财富才能供使用。道德是根本，财富是枝末。假若轻根本而重枝末，那就会和老百姓争夺利益而实行劫夺之术。所以，君王聚敛财富，民心就会失散；君王散财于民，民心就会聚在一起。这正如说话悖逆道理，也会有悖逆道理的话回报；财货悖逆情理而来，也会悖逆情理地失去。《尚书·康诰》说：「只有天命是不会常保的。」这就是说，行善便会得到天命，不行善便会失去天命。《楚书》说：